



塔上旗

馬卡倫柯著 陸庚譯



塔上旗

—— 塔上旗 ——

教育小說

塔 上 旗

(馬卡倫柯教育論文集)

編 輯 委 員

總編輯：И. А. 卡 尤 洛 大

編輯：Г. С. 馬 卡 倫 柯

編輯：В. Н. 密 特 斯 基

正風出版社印行



А. С. МАКАРЕНКО СОЧИНЕНИЯ
АКАДЕМИЯ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РСФСР
ИНСТИТУТ ТЕ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И ПЕДАГОГИКИ
МОСКВА 1950



教育小說

塔 上 旗

著 者	A. C. 馬 卡 倫 柯	印刷者	文明書局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337弄90號
譯 者	陸 庚	出版期	1952年11月 滬初版 1953年12月 滬五版

正風出版社

出版部：上海滇池路 100 號
編輯部：南京西康路 44 號

書號 189 印數 9001—11000

★ 有版權 ★

定價頁 336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三八號

封面設計：陳汝琦



CA11/16/03

塔上旗

蘇聯 A·C·馬卡倫柯著 陸 庚譯

中 部

目 錄

一	不能吧！	一
二	瓦拿	一二
三	舊賬和新賬	二二
四	終身的友誼	三六
五	翻砂的熱病	五〇
六	鈕扣孔	六〇
七	扁担	六四
八	每個人有自己的打算	七一
九	法律案件	七八
十	接吻	九四
十一	快活的狗	九八
十二	神秘的事件	一〇七
十三	給您的信	一一五

十四	菲里卡·····	一二六
十五	四千轉·····	一四〇
十六	休息·····	一六一
十七	新鮮空氣·····	一六七
十八	這纔對呀·····	一七七
十九	幸運的八月·····	一八七
二十	克連衣柴爾·····	一九八
二一	機械淚·····	二〇八
二二	保證·····	二一八
二三	人生裏什麼都會有的·····	二二九
二四	我們回想回想往事吧·····	二三七
二五	沒有什麼不好呀·····	二四六
二六	憤怒·····	二五二
二七	什麼樣的人愛什麼樣的東西·····	二六五
二八	揭示的計劃·····	二七七
二九	巴里斯·戈杜諾夫·····	二八六
三十	偷竊·····	二九四
三一	「朱碧克」牌紙煙·····	三〇五

塔上旗

中 部

—— 不能吧！

五月一日勞動生產教養院剛剛滿了它成立的七週年，可是它內部的集體成立得比教養院更早。這個集體的歷史好久以前就開始了，是在十月革命後的第二天，在另外一個地方，在完全另外的一個環境裏，在波爾塔瓦草原上的田地和農村之間開始的。這個集體的「發起人」是些品格光明磊落的和敢於做冒險事業的人們。他們「從自由裏」帶來了許多沒有條理的熱情和熱烈的風度，這些個在他們身上都帶着一些灰色的，老實說——這都是不適用的，因為這都是受了所謂資本主義的文化的裝飾品的壞影響而有點傾向於罪惡了。

一小組的教師，這些平凡和善良的人們，在偶然的機會中，佔領了革命陣綫上一塊小得可憐的園地。這一小組的領導人是查哈洛夫，也是一個平凡的人。在這件事業開端的時候，有一件使人驚心動魄的非常的事情：就是十月革命和世界上的新境界。因此查哈洛夫和他友

人們的任務顯得更明確了：就是教育「新人」！在頭些日子裏就說明了，這是一件極其艱苦而又需要長期的事業。查哈洛夫日以繼夜地過了整千沒有休息，沒有安慰，沒有快樂的日子，雖然經過了這樣努力，可是到造成「新人」，還差得很遠呢。幸而查哈洛夫具有東歐平原區域內最普遍的一種能力，可以激勵着將來的一種——樂觀主義的能力。實際上，這並不是一種能力。這是俄羅斯人一種特殊的純理智的美德，是那種具有強健的頭腦和敏銳的目光，而且能區別重要意義的人的美德。十月革命以前，這種心靈上的和信仰上的美德，都被生活上的主宰所播弄，把信仰變成依賴，把樂觀變成享樂，認為這些特性彷彿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俄羅斯」式的優良的本質。這些人民的信仰，無論在理智方面，在重要意義的評定方面，在真理和正義方面，一般說來，都已經越出了實踐生活的範圍，而進入了適合於娛樂的傳記、故事和笑話的領域裏去了。後來俄羅斯人民的樂觀主義力量竟變成了一種工作上的籤條，而且在籤條上寫着自嘲的幽默話：「恐怕是，大概是，總要是」。給樂觀主義遺留下來的祇是一塊窮得可憐的地方，可以用歐洲式的傲慢來嘲笑它，也可以用俄羅斯式的傷感來哭吊它。這樣看起來，既不是「傲慢」，也不是「傷感」而建立起一座白大理石的貴族紀念碑在這塊土地上，碑上還寫着詩人最動人的字句：

異族驕傲的目光

弄不明白也看不見，

在你溫順的裸體裏

透出來的是什麼、祕密照耀着的是什麼。

上帝像奴隸一樣

艱苦地負着十字架的重担

一面祝福一面走

走遍了祖國——你的全部。

從顯赫的俄羅斯樂觀主義中遺留到二十世紀初葉的，就是這些個：天真和激情。不過天真樸實的人們始終不能明白溫柔的裸體裏閃爍着的是什麼。比較實際些的人們在嘴角上掛着微笑：俄羅斯人的被掠奪是非常順利的，因為自己的樂觀，甚至運氣都不生。不過在一九一七年，突然發現人民的樂觀主義是沒有什麼東西再比它更強的，也沒有什麼再比它更少溫情的了。用不着再去考慮什麼「恐怕是」和「總要是」了，俄羅斯人民用現代的實事求是精神，十分徹底地把舊式的唯美主義者趕出「黑海外」去了，給新的美學，給新的樂觀主義清除出地方來。也許，在西歐直到現在還不能明白，我們是從哪裏得到的行動上的直率和信心？蘇維埃人非但表現在那動人的火熱的目光裏，非但表現在那發揮意志的努力上，而且還在那有耐心的每天的緊張裏，在那勞苦的很難見效的工作裏表現出來，這種工作祇有將來在最終捉

摸的和最精細的現象裏方能透視出來，這些現象很精微的，祇有那些站在它們的出發地點的人們，祇有那些無論用怎樣的智力和體力都不會離開它們的人們，纔能夠看得出來。經過了那麼多的晝夜，經過了一些不幸的失望和慘敗，絕望和精疲力盡——纔到了一個紀念日：所看到的已經不是那些細小的和瑣碎的東西，而是整個的一片建築，而是一座美麗房屋的台階，這些一直到現在祇在樂觀主義的幻想裏存在過。在這紀念日裏最可喜的是邏輯學上的勝利：看起來，如果不這樣做，就不能有這樣的成就，看起來，一切的預知，都根據着學識，根據着實在價值的感覺，都能估計得正確。這完全不是樂觀主義，而是一種現實主義的信念，這種信念可以叫作從視觀中發出來的樂觀主義。

查哈洛夫就是經過了這樣困難的道路——樂觀主義者的道路。新的產生在舊的濃厚的渣滓中，就是在那些：舊的災難、飢餓、嫉妬、憤恨——人的擁擠，以及那些比較更危險的東西：舊的意志，舊的習慣和舊式的幸運中產生着新的。舊的東西可以發現很多呢，而且它不願意安安靜靜地死去，它還要擴展，還要逗留在道路上，還要穿着新的衣服，說新的話，而且徘徊在手下和腳邊，發表言論，並且寫出各項教育章程來。舊的甚至還會寫論文呢，在這些論文裏寫着保護「蘇維埃教育」。

有過這樣的時候，那時候這種舊的用那最新的辭句來攪鬧和嘲笑查哈洛夫的工作，並且

還向他要求奇蹟和英雄行爲。舊的在他的面前留下些愚蠢得出奇的謎語，把這些謎語用科學而優美的字句給方式化了，等到他完全不根據這荒唐的去做而精疲力盡的時候，舊的就用手指指着他嚷着說：

「他願意失敗呀！」

但是就在這些誤會不斷發生之下，光陰一年一年地飛逝了，新的已經產生了很多，對於這種新的可以好好地來想一想了。在各方面，從國內發生的一切事變裏，從刊物上每一字裏行間，從一切偉大的蘇維埃的成長裏，從每一個生氣勃勃的蘇維埃人的身上——全都把思想，要求，規範和標準灌注到勞動生產教養院裏來了。

是的，一切都是用另一種方法來稱謂和規定，而且都是用新尺度來衡量的。幾十幾百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究竟不是野獸，他們也不是生物學上的個體。查哈洛夫現在認識了他們的力量，所以能夠毫無畏懼地站在他們面前提出大的政治上的要求：

「你們應當成一個真正的人呀！」

他們以新生的珍貴的能力來接受了這個要求，而且很知道，在這種要求裏，對於他們的尊敬和信任，是比在任何一種「教育方式」裏都要多些的。新的教育，並不是產生在辦公室裏的智能上的那種痛苦癱瘓裏的，而是產生在人們活潑的行動裏，產生在實際集體的傳統和

反應裏，產生在友愛和紀律的新形態裏的。這種教育普遍產生在整個的蘇維埃聯邦的領土上，但是不能到處找到這種堅忍和毅力來收穫這種教育的第一次的果實。

舊的頑強地生長在土地上，查哈洛夫也常常丟掉自己那些過時的偏見。他自己也才從那最主要的『教育罪惡』之中解放出來不久，這裏所謂『教育罪惡』——就是確信孩子不過是教育的對象。不對，孩子——那是生氣勃勃的生活，那是最美麗的生活，所以對待他們應當像對待友人和同志一樣，應當重視和尊敬他們的權利與義務——快樂上的權利，責任方面的義務。於是，查哈洛夫又對他們提出了最後的要求：不能有任何的破壞，不能有一天的墮落，不能有一分鐘的惶惑！他們微笑着迎接他那嚴肅的目光：在他們的預計中並沒有包含着墮落。

一年一年地過去了，這時候查哈洛夫已經用不着那樣神經過敏了，也用不着每天早晨驚醒了。集體在緊張的勞動生活裏生長着，但是在它的血脈裏沸騰着新的血液，社會主義的血液，這種血液有力量來殺死初期傳染着那些舊東西的病菌。

教養院裏不再怕新來的孩子了，查哈洛夫把自己對於逐漸進化論的那種最後殘餘的崇拜心也打消了。夏天，有一天，他檢查了一下過去的經驗，這種經驗的進步，是毫無疑問的。在兩天之內，他收容到教養院裏五十個新孩子。這些孩子是直接在車站上搜集來的，有些是從車頂上拉下來的，有些是在貨車之間抓住的。一開始，他們不同意並且有所『表示』，但

是由老隊員特別組成的「司令部」把他們齊成行列，並且強使他們靜待事件的發展。他們的態度都有些古典派的模樣，穿着破爛的上衣，他們都是黑頭髮黑眼睛的人，而且從他們身上發出一種「社會病態」的氣息。最近的將來在他們看來有一種陰鬱的色彩，事情發生在夏天，他們就是習慣在夏天旅行——這是他們的唯一和英國貴族類似的一種性格。再要往後就要用查哈洛夫所稱的「爆炸方式」了，可是隊員們認為很簡單：「孩子們，和我們一塊兒唱起來吧！」

教養院在數千觀眾的包圍之下，在車站的曠場上歡迎新來的孩子們，用盛大的檢閱禮，用一條條排成莊嚴的展開的長隊伍，用呼刺呼刺響着的旗幟，用歡迎「新伙伴」雷動的歡呼來歡迎他們。受寵若驚的，怯生生的新來的孩子們手掩着那沒遮欄的破爛上衣的前襟，不知所措地佔據了第三排和第四排之間給他們留下的位置。

教養院的隊伍從城市走過。照五月一日教養院歷來的情形，新來的孩子們對於自己以及對於別人總是引起很深刻的印象。

在人行道上，婦女們和報館的訪員們在那裏落淚。

在家裏，新來的孩子們洗過了澡，理過了髮，穿上制服，大家的視線和五花八門的瑣碎紀律，使新來的孩子們臉紅了，並且露出一種一直映入他們幼稚心靈深處之窘態，這些新來的孩子們還是遭遇到一次「爆炸」了。在花壇之間的土瀝青廣場上，堆着大捆大捆的他們的

那些「旅行服裝」。這一堆「破爛東西」上洒上了從瓶子裏倒出來的煤油就燃燒起來了，成了一座火焰熊熊煙霧瀰漫的火山，隨後米沙·廣泰里走來，拿着笤帚和水桶，來清除這些肥沃的，毛呼呼的灰燼，一面狡猾地看着身旁新來的孩子說：

「你的整個的履歷都燒掉了！」

舊隊員們聽了米沙的幽默話，都大笑起來，新來的孩子們帶着負罪的神情看着：覺得有些忸怩。

經過了這種火燒的儀式之後，工作的日子開始了，在這些工作日子裏，認為都很滿意，但是決不是那難聽的改造教育：新來的孩子們沒有使集體為難，也沒有使查哈洛夫為難。

查哈洛夫體會到：兒童集體的健全生活，必須由蘇維埃現實中產生出來的才合理。但是別些人看起來，就不是那麼合理的現象了。查哈洛夫現在證實了「教育新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且是教育的力量做得到的事情。此外，他又證實了「墮落的孩子」——是不好的教師們崇拜的偶像。總之，他現在能夠證實很多，這件事是最為刺激對於舊的東西愛好的人的。

舊的——是一種可怕的，有活力的東西。舊的鑽到我們生活上的所有空隙裏來，而且時常小心翼翼地，巧妙地從這些空隙裏向外看，看看是不是每個人都在那裏注意它。沒有一種情況，對於舊的不可以適用的。照這樣看起來，什麼還能比兒童的愉快和兒童的身軀更神聖

一點呢？這是大家公認的，而且都這麼說，但是……
有人到教養院裏來，走走，看看，掏出日記本來，可是還沒有來得及提出問題，他的眼睛已經就被那浪漫生涯感動得潮潤了。

「哦……怎麼的呢？」

「您想的是什麼呀？」

「看……您怎樣……管理……他們的呢？」

「沒有什麼……就這樣管理的。」

「呃……呃……請您隨便說一件事吧……那樣的，您知道的，比較困難一點的。」

查哈洛夫很不高興地找尋煙盒子，說：

「您爲什麼要這樣呢？」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我們要了解……改造教育……當然啦，他們現在已經改好了，但是……據我想像，您是多麼的困難啊！」

「改造教育……」

「是呀，是呀！請說吧，說一件隨便什麼顯著的事件吧。如果可以的話，最好是照片……
……可惜你們這裏沒有……改造以前的照片。」

查哈洛夫沉浸在回憶中。確實，在很久很久以前，似乎是有過……類似改造教育的。他看着這個好奇的空想家，並且暗自思量着：要躲過這個問題，怎樣地比較容易——還是對參觀者指點出無論什麼樣的改造教育都不需要的呢，還是簡直撒一個謊和說一個什麼笑話呢。老實說，第二種辦法容易得多。

在這些類似的誤會裏，查哈洛夫有很多痛心的回憶。尤其人民教育委員會的朋友們來訪問他的時候，更為痛心。

他們看人，看機器，看花草，閱覽數目字和彙報。鄭重地眯着眼睛看那些真實的資料，鄭重地對那些文件發着哼聲。查哈洛夫由他們臉上可以看出來他們簡直什麼也不相信。

「這都是流浪兒嗎？」

「不是，這都是隊員。」

伏洛加·畢古諾克坐在椅子上無聲地隱笑着。

「那麼……就是這個小孩子吧！從前你是流浪兒嗎？」

伏洛加站了起來，向查哈洛夫祕密地、熱愛地看了一眼，說：

「我是第四隊的隊員。」

「可是……從前，從前你是流浪兒嗎？」